

現代創作文庫

郁達夫選集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現代創作文庫

郁達夫選集

翁沉湘
葉志憂
編選

庫文作創代現

達語紹志獨靈 統 從 天

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

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

郁達夫選集

徐葉
沉忘
泗憂

沈東海

中央書店

中央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電話九〇七二二
電報掛號八五二六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理批發

題記

郁達夫在他達夫自選集序里對自己的創作曾說過這樣的話：「……所以過去一天，只感到一天對自己的不滿。而天分又低，努力更加不足。來日茫茫，想將起來，只好悶聲不響，以後絕對不寫東西，才能補得過過去的輕率的罪障。」這是他自謙之詞，但也是良心話。不把自己看得過高，這是達夫的忠實處。

但不能因此便把達夫的創作在中國文壇上的過去光榮抹殺掉。初期的創造社是以沫若的詩，劇，與達夫的小說來打下基礎的。他那些憂鬱心理的描寫，異常大胆而忠實，曾獲得當時青年的極端的熱愛。但自寫過去以後，便無更好的作品出世，尤其是長篇，迷羊失敗了，她是一個弱女子（即競）了她。在技巧上也同樣失敗了。他自己雖說：「年紀近來大了，國內外的作品也看得多了，理性和批評能力也有起定著來了。」而對自己的作品「不滿」。但到寫她是一個弱女子及遲暮、出奔等作時，

還是「眼高手低」並沒有超過「過去」的作品——有人說達夫氏的創作時代是「過去」了。其實是他所描寫的那些對於現實社會不滿，性的苦悶，經濟的苦悶的頹廢人物的時代過去了。郁氏筆下的人物殆落了。

近幾年來，郁氏的小說寫作真如鳳毛麟角：三三年的遲暮與三五年的出奔都特意選了進來。薄莫，春風沉醉的晚上，過去三篇是郁氏自己認為滿意的東西，采石磯一作「雖技巧幼稚」但因當時曾引起過許多批評」（自選集序）故亦選入。而最後殿以沉淪者因為這是他描寫「情慾的憂鬱」的一部最早而最典型的作品。

不大寫小說了的郁達夫，近幾年來在小品散文上却寫下不少的東西。最多的當然是他的日記，次則游山玩水的遊記之作，再次則如在自由談上所發表的一些「論旨淺薄，不關痛癢」（斷殘集序）的短文為最少。但我們對於這些短文却選了不少篇。因為這對於讀者是還有點用處的。而於日記遊記之類只合選了杭江小歷，紀程滄州，日記二篇。記得郁氏在一篇說春遊的短文里說過：「雖然遊春可以不忘救國，救國也可以不忘遊春，但這句話是真的麼？」

如今郁氏又南遊福建去了。希望他還記得「但這句話是真的麼？」

郁氏浙江富陽人，現年四十一歲，東京帝大經濟科畢業。一九二一寫沉淪，二二年歸國，開始文藝生活。與郭沫若成仿吾組創造社。後又退出。歷任北大、廣大、安大等教授。他的作品大都收在達夫全集。

里計有六集。

寒友集——短篇。

鷄肋集——短篇。

過去集——短篇及小品。

奇零集——論文、小品、譯文。

敝帚集——雜論、批評、介紹。

薇蕨集——短篇。

此外長篇有迷羊，她是一個弱女子，日記有達夫日記集，短篇尚有出奔、遲暮等篇。

編者

現代創作文庫 · 第三輯

郁達夫選集目次

題記



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



小說：

出奔

遲暮

過去

薄奠

春風沉醉的晚上

采石磯

散文：

沉淪·····	一二一
杭江小歷紀程·····	一六五
滄州日記·····	一八六
說食色與慾·····	一九二
山海關·····	一九五
蕭伯納與高爾斯華綏·····	一九七
一文一武的教訓·····	一九九
說宣傳文字·····	二〇一
非法與非非法·····	二〇三
自力與他力·····	二〇五
聲東擊西·····	二〇六
說春遊·····	二〇八
說妥洽·····	二一〇
謠言預言之類的誕生·····	二一二

談健忘·····	二一四
蘆邊獨語·····	二一六
光慈的晚年·····	二一九
路沫若·····	二二四

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

一個人活在世上，生了兩隻腳，天天不知不覺地，走來走去走的路真不知有多少。你若不細想則已，你若回頭來細想一想，則你所已經走過了的路線，和將來不得不走的路線，實在是最自然，同時也是最複雜，最奇怪的一件事情。

面前的小小的一條路，你轉灣抹角的走去，走一天也走不了，走一年也走不了，走一輩子也走不了，有時候你以為是沒有路了，然而幾個圈圍一打，則前面的坦道，又好好的在你的眼前。今天的路，是昨天的續，明天的路，一定又是今天的延長，約而言之，我們所走的路，是繼續我們父祖的足跡，而將來我們的子孫所走之路，又是和我們的在一條延長線上的。

外國人說，『各條路都引到羅馬去』，然而到了羅馬之後，或是換一條路換一個方向走去，或是循原路而回，各人的前面，仍舊是有路的。羅馬決不是人生行路的止境。

所以我們在不知不覺的中間，一步一步在走的路，你若把牠接合起來，連成了一條直線來回頭一看，實在是可以使人驚駭的一件事情。

路是如此，我們的心境行動也是如此，你若把過去的一切，平鋪起來，回頭一看，自家也要駭一跳。因為自家以為這樣平庸的一個過去，回顧起來，也有那麼些個曲折，那麼些個長度。

我在過去的創作生活，本來是不自覺的。平時為朋友所催促，或境遇所逼迫，於無聊之際，拿起筆來寫寫，不知不覺的五六年間，總計起來，也居然積寫了五六十萬字。兩年前頭，應了朋友之請，想把三十歲以前做的東西，匯集在一處，出一本全集。後來為饑寒所驅使，乞食四方，車無停轍，這事情也就擱起。去年冬天，從廣州回到了上海，什麼事情也不幹，偶爾一檢，將散佚的作品先檢成了一本『寒灰』。其次把『沈淪』『蕩離』兩集修改了一下，訂成了一本『鷄肋』。現在又把上兩集所未錄的稿子修輯成功，編成了這一本『過去』。

對於全集出書的意見，和各集寫成當時的心境環境，都已在上舉兩集的頭上說過了，現在我只想把自已的『如何的和小說發生關係』『如何的動起筆來』又『對於創作，有如何的一種成見』等等，來亂談一下。

我在小學中學念書的時候，是一個品行方正的模範學生。學校的功課，做得很勤，空下來的時候，只讀讀四史和唐詩古文，當時正在流行的禮拜六派前身的那些肉麻小說和林畏廬的繡像說部，一

本也沒有讀過。只有那年正在小學校畢業的暑假裏，家裏的一隻禁閱書箱開放了，我從那隻箱裏，拿出了兩部書來，一部是石頭記，一部是六才子。

暑假以後，進了中學校，禮拜天的午後，我老到當時舊書舖裏買了一部西湖佳話和一部花月痕。這兩部書是我有意看中國小說的時候，和我相接觸的最初的兩部小說。這一年是宣統二年，我在杭州的第一中學裏讀書。

第二年武昌革命軍起了事，我於暑假中回到故鄉，秋季開學的時候，省立各學校，都因為時局關係，關門停學，我就改入了一個教會學校。那時候的教會學校程度很低，我於功課之外，有許多閒暇，於是就去買了些浪漫的曲本來看，記得桃花扇和燕子箋，是我當時最愛讀的兩本戲曲。

這一年的九月裏去國，到日本之後，拚命的用功補習，於半年之中，把中學校的課程全部修完。翌年三月是我十八歲的春天，考入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預科。這一年的功課雖則很緊，但我在課餘之暇，也居然讀了兩本俄國杜兒葛納夫的英譯小說，一本是初戀，一本是春潮。

和西洋文學的接觸開始了，以後就急轉直下，從杜兒葛納夫到托爾斯泰，從托爾斯泰到獨思托以夫斯基，高爾基，契訶夫。更從俄國作家轉到德國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後來甚至於弄得把學校的功課丟開，專在旅館裏讀當時流行的所謂軟文學作品。

在高等學校裏住了四年，共計所讀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說，總有一千部內外，後來進了東京的帝

大這讀小說之癖，也終於改不過來，就是現在，於吃飯做事之外，坐下來讀的，也以小說為最多。這是我
和西洋小說發生關係以來的大概情形，在高等學校的神經病時代，說不定也因為讀俄國小說過多，
致受了一點壞的影響。

至於我的創作，在『沈淪』以前的確沒有做過什麼可以記述的東西，若硬的要說出來，那麼我
在去國之先，曾經做過一篇模倣西湖佳話的敘事詩，在高等學校時代，曾經做過一篇記一個留學生
和一位日本少女的戀愛的故事。這兩篇東西，原稿當然早已不在，就是篇中的情節，現在也已經想不
出來了。我的真正的創作生活，還是於『沈淪』發表以後起的。

寫『沈淪』各篇的時候，我已在東京的帝大經濟學部裏了。那時候生活程度很低，學校的功課
很寬，每天於讀小說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館裏找女孩子喝酒，誰也不願意用功，誰也想不到將來會以
小說吃飯。所以『沈淪』裏的三篇小說，完全是遊戲筆墨，既無真生命在內，也不曾加以推敲，經過磨
琢的。記得『沈淪』那一篇東西寫好之後，曾給幾位當時在東京的朋友看過，他們讀了，非但沒有什
麼感想，並且背後還還在笑我說：『這一種東西，將來是不是可以印行的？』中國那裏有這一種體裁？
因為當時的中國，思想實在還混亂得很，適之他們的新青年，在北京也不過博得一小部分的學生的
同情而已，大家決不想到還還會這樣的快的。

後來『沈淪』出了書，引起了許多議論，一九二二年回國以後，另外也找不到職業，於是做小說

賣文章，自覺意識，方纔有點擡起頭來了。接着就是創造週報李刊等的發行，這中間生活愈苦，文章也做得愈多，一九二三的一年，總算是我的 *Most Productive* 的一年，在這一年之內，做的長短小說和議論雜文，總有四十來篇。（現在在這集裏所收的，是以這一年的作品為最多。）這一年的九月，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後，因為環境的變遷和預備講義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間，心裏雖感到了許多苦悶焦燥，然而作品終究不多。在這一期的作品裏，自家覺得稍為滿意的，都已收在寒灰集裏了，所以在這集裏，所收特少。

一九二五年，是不言不語，不做東西的一年。這一年在武昌大學裏教書，看了不少的陰謀詭計，讀了不少的線裝書籍，結果終因為武昌的惡濁空氣壓人太重，就匆匆的走了。自我從事於創作以來，像這一年那麼的心境惡劣的經驗，還沒有過。在這一年中，感到了許多幻滅，引起了許多疑心，我以為以後我的創作力將永久地消失了。後來回到上海來小住，開時也上從前住過的地方去走走，一種懷舊之情，落魄之感，重新將我的創作慾喚起，一直到現在止，雖則這中間，也曾南去廣州，北返北京，行色匆匆，不曾坐下來做過偉大的東西，但自家想想，今後彷彿還能夠奮鬥，還能夠重新回復一九二三年當時的元氣的樣子。

至於我的對於創作的態度，說出來，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覺得『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這一句話，是千真萬真的。客觀的態度，客觀的描寫，無論你客觀到怎麼樣一個地步，若真的純客觀的

態度，純客觀的描寫是可能的話，那藝術家的才氣可以不要，藝術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滅了。左拉的入章，若是純客觀的描寫的標本，那麼他著的小說上，何必要著左拉的名呢？他的弟子做的文章，豈不是同他一樣的麼？他的弟子的弟子做的文章，又豈不是也和他一樣的嗎？所以我說，作家的個性，是無論如何，總須在他的作品裏頭保留着的。作家既有了這一種強的個性，他只要能夠修養，就可以成功一個有力的作家。修養是什麼呢？就是他一己的體驗。美國有一位有錢的太太，因為她兒子想做一個小說家（她兒子是曾在哈佛大學文科畢業的），有一次寫信去問 Maugham 要如何纔可以使她的兒子成功。M氏回答她說：給他兩千塊金洋錢一年，由他去鬼混去！（Give him two thousand dollars a year, and let him go to devils!）我覺得這就是作家要尊重自己一己的體驗的證明。

關於這一層，我也和一位新進作家討論過好幾次，我覺得沒有這一宗經驗的人，決不能憑空捏造，做關於這一宗事情的小說。所以我主張，無產階級的文學，非要有無產階級自身來創造不可。他反駁我說：『那麼許多大文豪的小說裏，有殺人做賊的事情描寫在那裏，難道他們真的去殺了人，做了賊了麼？』我覺得他這一句話，仍舊是駁我不倒。因為那些大文豪的小說裏所描寫的殺人做賊，只是由我們這些和作家一樣的也無殺人做賊的經驗的人看起來有趣而已，若果真教殺人者做賊者看起來，恐怕他們不但不能感動，或者也許要笑作家的淺薄哩！

所以我對於創作，抱的是這一種態度，起初就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將來大約也是不會變的。我

覺得作者的生活，應該和作者的藝術緊抱在一塊，作品裏的 Individuality 是決不能喪失的。若有人以為這一種見解是錯的，那麼請他指出證據來，或者請他自己做出幾篇可以證明他的主張的作品來，那更是我所喜歡的了。

於『過去』一集編了之後，回顧了一下從前的經過，感慨正是不少，現在可惜我時間沒有，不能詳細地寫牠出來，勉強做了這一段短文，聊把牠拿來當序。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午前四時於上海之寓居。

· 選自創作的經驗 ·

出奔

一 避難

金華江曲折西來，衢江游龍似地北下，兩條江水會合的洲邊，數千年來，就是一個閭閻撲地，商賈雲屯的交通要市。居民約近萬家，桅檣終年林立，有水有山，并且還富於財源，雖則彈丸似的一區小市，但從軍事上，政治上說來，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後，要取浙江，這蘭溪縣倒也是錢塘江上游不得不先奪取的第一軍事要港。

國民革命軍東出東江，傳檄而定福建，東路北伐先鋒隊將迫近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仙霞嶺下的時候，一九二六年的餘日，剩已無多，在軍閥蹂躪下的東浙農民，也有點蠢蠢思動起來了。

每次社會發生變動的關頭，普遍流現在各地鄉村小市的事狀經過，大約總是一例的：最初是軍隊的過境，其次是不知出處的種種謠傳的流行，又其次是風信旗一樣的那些得風氣之先的富戶的遷徙。這些富戶的遷徙程序，小節雖或有點出入，但大致總也是刻板式的：省城及大都市的首富，遷往洋場，小都市的次富，遷往省城或大都市，鄉下的土豪，自然也要遷往附近的小都市，去避一時的風雨。當董玉林雇了一隻小船，將箱籠細軟裝滿了中艙，帶着他的已經有半頭白髮的老妻和他所最愛，已經在省城進了一年師範學校的長女婉珍，及十三歲的末子大發，與養婢愛娥等悄悄離開土著